

拾毛孩的人

魏芳芳

麦黄时，庄西头小苇迎来了他的头生儿子，是俺娘拾的。本地习俗，毛孩十二天办酒。一大早，小苇穿个新褂子，喜气洋洋地来请娘去坐席。娘在磨镰刀，我往磨刀石上淋水玩。娘对他讲快收麦了，得把这些镰刀磨好。席不坐了，庄邻的，不要讲究。小苇急了，说钱不收，不能不去吃顿便饭。再说毛孩子嘴里起马牙，还得请大姐去看看。我眼巴巴看了娘一眼，水淋到娘手上，娘没有停，继续磨刀。小苇又说带我一起去。娘谦让几句，应了。

娘不紧不慢地磨着，不时伸手试试刀锋。我的心早飘了，一会儿往东边大路跑几趟，跟娘报告堰坝上下来了几波送奶糖的亲戚，挎着簸箕，穿得崭新。娘说我“不出趟”知道娘批评得对，可我肚子里馋虫哇哇叫得人心慌，家里总是大秫面饼白芋稀饭，连麦面卷子都得等过年才能吃，更别提肉了。去“捞油水”能吃到四喜丸子，还能带回礼的馓子分给哥姐，他们也能高兴好几天呢。

好不容易熬到出门，娘俩都换了干净褂子，梳了头。我扎个冲天小辫，在娘的前头一蹦一跳，像一只人来疯的小狗。

来送奶糖的客真多，装满馓子的簸箕盖着红纸头，在后院排了一长溜。本乡人买馓子做贺礼，给产妇坐月子吃。红糖泡馓子又是十二天席面的一道硬菜，甜！香！油乎乎压饿。男人们在院子里蹲着，谈着农事，一头花牯牛拴在门口枫杨树下，两只角弯成弓，有小画书里牛魔王的神气，引了一群人围观。小苇爷乐呵呵的，不住地往客人烟袋锅里装烟。小苇娘把一盘盘金黄的馓子摆进大缸，小心翼翼的，还是碎了一点。笑嘻嘻地把碎的塞到小客人嘴里，我也得了两根，一嚼，香得冲脑门。小苇的俊媳妇头上扎条蓝格子手帕，抱着襁褓里的毛孩子，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围着，夸毛孩吃得好，议论长像哪个。见娘来，赶紧迎进去里屋。娘检查了毛孩的口腔，说不碍事，让人煮了块纱布，弄点盐开水，给孩子擦牙板。我看那毛孩子真丑，头皮上黑乎乎的痂，几缕细绒毛，连眉毛都没有，肉乎乎的粉红，像小老鼠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新晋的小母亲脸色虚白，心有余悸地跟大家讲毛孩刚出来脐带绕颈三周，脸都憋紫了，“我吓得直哭，俺大姐又拍又揉好半天，毛孩才哭出声。”女人们话题又转向娘，夸娘是个好医生，娘摆了摆手，脸红了。

娘原本在墩集中学教书，六十年代初响应国家号召，下放回老家，教鞭改成了牛鞭子。县里成立医疗合作社，推选她去学产科，成了一名赤脚产科医生，我们那里叫“拾毛孩的”，没有工资，身份还是农民。娘是独女，外公去世早，外婆拙，不理事，招赘了教书匠父亲做上门女婿，种地挣工分的主劳力只有她一个人，起早贪黑在地里忙，还要给人拾毛孩。生孩子又不讲时候，白天黑夜算不准。人家跑来请，都是产妇肚子已经很疼了，火急火燎的。娘不管自己是不是



含苞 李昊天 摄

怀着孕，手上在忙什么活，哪怕在烧锅做饭，也一定把火砸灭了，拿上接生包走人。在大姐的记忆中，娘怀我的肚子都很大了，用个布条从裤子侧面系上，还跟在产妇家人快速脚步往前赶。外婆埋怨娘不顾惜自己，把家扔了，活也不管，娘随她嘟囔。娘不会骑车，方圆几个大庄子，都靠步行。晴天还好，下雨天，到处都是水坑烂泥。娘披着塑料布化肥袋，戴着竹斗笠出门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娘的破胶鞋老会陷泥里拔不出来，有时候娘干脆脱了鞋，做起名副其实的“赤脚”医生。

一年夏天发大水，清澈的新汴河变得浑黄，过帆船队时有船娘子临盆，接娘上船，孩子落地天还没亮，船家男人从河里提水上来烧，要给娘打个鸡蛋垫垫饥。水桶一倒，几个粪蛋蛋在锅里打转转。男人很淡定，没事一样，倒掉重新提水烧锅，娘心里膈应得厉害，回来说，怕驳人家面子，忍着恶心吃了，水上漂的日子，不易。

故乡冬夜特别冷，听到群狗乱叫，有人咚咚砸我家的门，说是哪个庄子的，“家里”要生了。娘立刻点了灯，穿衣起床，收拾出门。我跟娘睡，天寒地冻，剩下我一个人的被子又冷又硬，我哭嚎着不让娘走，下床去拽她，哪里拽得住？幽深的夜，只听得外面茅鞋踩在冻碴地咔嚓咔嚓的声响，随着娘对来人的一些询问渐渐远去，犬吠声和我的哭泣慢慢止息。等见到娘疲惫地坐在灶锅门口，经常是次日早上或已近中午。遇到难产时间更长，如果情况危险，娘还得陪产妇一起去县医院，一去两三天都是常事。遇到抢救抢救，娘子没法补觉。回家直接去地里干活，记得有一年秋天收黄豆，娘给人接生耽误了两天，回来豆类爆裂了不少，娘天不亮就去砍，中午歪倒在豆捆上睡着了，脚腕上被尖锐的黄豆杆扎好多口子。那一块地，秋雨之后，娘带着我们去拔黄豆芽，炒了好几顿。娘还笑着说，不用上街买了。

娘走在街上，常有人亲热地跟娘打招呼，娘想不起是谁，人家说娘给她家拾过毛孩，娘就红了脸，说自己忘性大。

娘有一个接生消毒包，厚厚的白布，里面有瓶碘酒，不锈钢产剪产钳和镊子之类的手术器材，被娘保养得雪亮。我偷偷地用产剪剪过布，比裁衣服的大剪刀锋利得多。娘本就有文化，又受过专业培训，和农村老式接生婆不一样，特别讲究科学和消毒。她进产家第一件事高温煮沸手术器材，反复洗手。经过她手落生的孩子没有一个因为感染夭折。老话说孩子生下来七天之内都是“讨债鬼”，容易生“脐带疝”。娘说“脐带疝”就是剪脐带工具消毒不到位，引起感染。

有一个冬夜，雪很大，我家的门被拍得啪啪响，陌生的外乡口音让我们心惊肉跳，父亲拔了门闩，寒冷的风雪一下子冲进屋来，几个黑影看不清面目，客气又急切。原来从新汴河船上下来的几个后生，用木板抬着一个裹着被子的产妇。产妇不住地哎哟。娘连忙检查，说宫口开了二指，羊水已破，胎位不正，头还没有下来。邻居四爹四奶也惊醒了，赶过来看发生什么事。四爹让人去扯麦糠，铺到他西屋的白芋窖头，那里台地大，暖和，苫了草，跟窝棚一样能避风雪。娘让父亲烧开水消毒器械，四奶给她做帮手。我们都不许起身，那些后生不知在哪里避雪，只能听到产妇一阵阵痛苦的嚎叫，间歇中夹杂着娘急切的话语：“使劲！使劲！”第二天起床，风雪已止，门前杂沓纷乱脚印，深深地嵌在雪地里。我偷偷跑到白芋窖前，厚厚的麦糠凌乱地摊在地上，还残留着点血迹，空气中有丝丝血腥的异味，四奶去拿了把扫帚扫做一堆，在厕所后面的空地上烧了。产妇和婴儿平安回船，娘盖着厚被子，在被窝哆嗦。外婆一边熬葱姜水，一边怨娘出大汗受了风寒。我才知道，拾毛孩是个苦累的活儿，不是弯腰拾豆子拾白芋那般轻巧。

隔壁四爹是娘的四叔，四奶是四爹的童养媳，他们比娘年纪小，六个孩子都是娘接生的。四奶在一连生了三个女儿之后，心劲全无，在第四个女儿降生时直接说“让人抱走！”到我的第五个小姨一落地，听到又是个丫头，四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在产

床上大喊：“丢掉！丢掉！”娘百般宽慰，直到我那漂亮得像瓷娃娃的小叔降生，四奶才终于结束了生育。娘对老四老五姨，格外怜惜，一直鼓励她们靠读书改变命运。

像四奶这样的家庭不少，娘作为接生员常常面临女婴和产妇艰难的命运，甚至她还会因为婴儿的性别遭遇差别化对待。有些婆婆在媳妇生下女婴的时候就开始了她对媳妇的不满，连带冷落接她孙女落生的接生员。娘见得多了，并不放在心上。

娘有几本赤脚医生妇产科专业书，藏在地震棚的柜子里。被我翻出来，里面有女性生理结构，还有子宫里胎儿的样子，横着倒着蜷缩在里面，全闭着眼睛睡大觉。出生后的婴儿，大多数脑袋长长的，像顶个瓠瓜，丑得不像样子。娘原还藏着掖着不让看，周围女孩子们开始发育，她索性把女孩子们召集进屋，翻开书本，讲解女性的生理卫生知识。让我们这些无知的乡村少女，懂得如何处理月事，保护身体。

得了新生儿，主家都会准备一点微薄的酬劳。不过五毛一块的，本庄邻和太穷的人家娘不收钱。南庄老麻子刚带回来的云南小媳妇，头一胎难产，大冷天，娘守了两天两夜。麻子老来得子，高兴地直踮脚。嘴上说着感谢的话，攥了两块钱往娘棉袄口袋里塞。娘不收，掏口袋还他，空的。地上没有，口袋不漏，钱飞了。麻子嬉笑着说不可能，把手又伸进去，一摊手，两块钱纸币魔术般卷在掌心。再给娘，娘就挡过去，说算了，小蛮子不适应这么大寒天，添点钱给她做件厚袄子吧。

后来云南小蛮子走东边大路上城里卖瓜，非要给娘拿个大香瓜，拉扯半天，我看她眉眼真挚，跟娘说这女孩比麻子懂事。

毛孩十二天，主家要回客的礼，娘都有份。一把炸得香脆的馓子，二个或者四个染得彤红的煮鸡蛋，还有六个或八个雪白的点着梅花红的麦面小馒头——那是我们寡淡的饭桌外难得的美味，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欢乐。我是跟着母亲去坐席“捞油水”最多的孩子，有一年冬天午后，我跟娘吃席回来，兴奋，给二哥伴装喝醉酒，我学着醉醺醺的人踉跄，转圈，转着转着，身体不受控制地栽到煤球炉上，碰倒了炉子上烧得已经咕嘟响的一锅水，瞬时开水灌进我的棉鞋。爸爸背着哇哇乱哭的我去庄西头卫生所时，笑着问：“还捞油水吗？”

至今我看到左脚背上的那一大片伤疤，像早先村庄里的幕布，那些母亲去“拾毛孩”的岁月，时时会显影其上。

